

长篇历史小说

太平天国

上册



太平天国（上）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开本850×1168 1/32 14印张 字数：270,000
1985年9月北京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0册

书号：10248·006

定价：2.20元



太平天国

(上)

陈舜臣 著 卞立强 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旅日华侨陈舜臣先生著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太平天国》，以虚构人物连理文为引线，真实记述了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艺术地再现其中许多关键性历史事件。

本书为上册，从连理文自日本启程回国去见洪秀全开始，到久攻长沙不下为止。书中一系列故事的描绘，步步扣人心弦。作品着重写人的内心活动和对各类人物的性格刻画。通过对上帝会的称颂和对清军以及官吏腐败行为的嘲讽，作者立场跃然纸上。

目 次

(一)

长崎之夜	7
四十天长梦.....	35
落日的英雄.....	63
群盗蜂起	91
到金田村集合	119
目标鹏化山.....	145
长毛.....	165
举兵起义	185
进与退	211

(二)

琉球通讯	239
我们已脱离死地	265

打江山	293
永安脱逃	319
桂林攻防战	345
屠城之后	371
南来北往	397
长沙之夏	417



(一)

长崎之夜

圆月的月亮把影子映在水里，波浪又把月影荡碎。微波荡漾，看起来就好似光和水在嬉戏。

“就在这儿分手了。请上船吧。”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么催促说。

“实在太感谢了！”连理文慢慢地说。他的日语还不太熟练。跟他并肩站在那儿的小伙子，手中提着灯笼。灯笼的光照着岸边的一只小船。

“没有很好地照顾，请原谅。”小伙子微微地低头行了个礼。

“正助，你这么年轻，却这么忙。真了不起！”

“连先生，你的日语大有进步，说奉承话也进步啦。”

“哈哈！是吗……”

“你到日本还不到一年嘛。”

“咱们就再见了！”连理文这么说后，登上了小船。远处的海面上浮现着唐船^①的黑影。船夫静静地摇着桨，小船在不知不

① 当时日本称中国开往日本的船为唐船。

觉中离了岸。

站在岸上送行的小伙子，把灯笼高举过头。灯笼的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长长的面孔。他的脸上还残留着少年的面影——大久保正助虚岁刚刚二十。

小船一靠近唐船，连理文就摘下戴在头上的头巾，包在头巾里的辫子松弛地垂落到他的背后。他面前的唐船好似早就看到他的到来，从甲板上垂下一张绳梯。

连理文就这样在萨摩的坊津海面乘上了开往长崎的唐船。

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情，日本的年号是嘉永二年。

这一年从清国开往长崎的贸易船有八只。就编号来说，其中第七号船在天草失事。连理文在萨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号船。

在德川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清国开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须持有一种称作“信牌”的证明书。这一年第四号船的信牌名义上写着李亦圣，船主是钮心园。而实际上的船主是福建厦门金顺记总号的老板连维材。

七年前，由于鸦片战争的结果，清国被迫接受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处港口。在这以前，清国只把广州作为贸易港。这和当时日本只把长崎当作对外窗口的情况很相似。

鸦片战争之后，金顺记重点在香港和上海扩大商业活动，总店只不过徒留虚名。连维材的四儿子理文原来在上海，去年他主动要求派他去琉球。

“哦，要去一年看看吗，我看也好。”父亲连维材痛快地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理文是想去一个什么陌生的地方，好把一切都忘掉。他结婚只有一年多，妻子一病就去世了。他的心灵受了深深的创

伤。

琉球有着很艰巨的工作。但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萨摩的岛津藩早就把琉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通过琉球而和清国做交易。这种所谓的交易所采取的形式是，琉球接受清国的册封，为其属国，向清国朝贡。当然，这样做是受到幕府承认的。

幕府原则上只准许在长崎同清国及荷兰交易，而且要由幕府的垄断机构“长崎会所”来进行这种交易。但是岛津藩打进了那里，在日本全国的各藩当中，唯有岛津搞对外贸易，而且拥有“唐物”（从清国来的进口品）。文化七年（一八一〇），岛津迫使幕府准许它在长崎出售唐物。最初在货物的品种上曾受到限制，但岛津硬是扩大了出售的品种。岛津对幕府的发言权大得很，这是因为岛津的手里有一张王牌，只要它说：“我们这是为了帮助琉球。如果不这么做，琉球就会脱离日本国。”幕府也不得不让步。

不过，岛津是充分地利用了准许参加长崎会所这一特权。不，应当说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特权。

准许岛津拥有这种特权，原来只是为了出售和收购琉球的朝贡贸易品。而岛津却偷偷地从事朝贡贸易以外的对外贸易。

其它的藩如果被发现拥有大量的唐物，立即就会受到怀疑，要想出售是极为困难的。搞走私贸易，那就要准备倾家荡产。而岛津藩只要说“这是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就行了。

这就是岛津藩的绝妙的护身符。利用这个护身符，既可以保证商品来源的合法性，又可以拿到长崎会所这个合法的市场去出售。

走私贸易当然不会有正式的记载。但是，在琉球搞朝贡形

式以外的贸易，在有关方面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唐船停靠琉球，出售唐物，然后购买“倭物”（海产品）运回。这和在长崎的贸易不一样，它不需要那个麻烦的信牌。

后来唐船不仅来到琉球交易，甚至出现在萨摩海面。不仅如此，由于同岛津贸易对唐船有利，所以甚至有正式信牌的唐船，在开往长崎之前，先在萨摩海面或近海的各岛把一部分货物处理掉。因此，有的唐船进入长崎时几乎已成为一只空船。

包括岛津藩所搞的走私贸易，主要的对象就是金顺记。连理文就是为这件事去琉球的，另外他还担当同萨摩的谈判。他所接触的负责人之一，是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理文已同利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照往常的做法，带有信牌的四号船，在坊津卸下了同岛津交易的货物，然后开往长崎。连理文因到长崎有事，决定就便乘坐这只船。到坊津海边来送行的青年正助，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①——当时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习书记。

二

唐船四号船的甲板上传来一阵阵喧天的锣鼓声。为了庆祝安全到达，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

唐船先在港外下碇，听候长崎衙门的处理。不一会儿，从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把缆绳拴在唐船上，把它引进港内。入港之后，唐船又把刚拉起来的碇放下去。锣鼓这时又敲打起来。

庆祝安全到达的锣鼓声一停，长崎衙门的检查官和通事们

^①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

登上了唐船。他们带来了书写着禁令的木牌，把它挂在桅杆上。木牌写的当然是日文，由通事把它译成汉语，念给唐船上的人听。禁令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

禁令一念完，就办理入境手续——检验信牌，要求出示货物帐和花名册。

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登船的，但在花名册上当然还是写着从清国乘船的。货物帐上要除去卖给萨摩藩的货物，开船之前就已经做好。因为要事先做帐，所以必须要同岛津当局商谈交易的数量。这也是连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证件之后，就进行那个有名的“踩圣像”^①的考验。通过了这个考验，就准许上岸了。

但上岸之后并不能在街上随便地走动。荷兰人圈在出岛，中国人关进唐人坊。

在元禄^②以前，中国人在长崎的街上同日本人杂居。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不大可能是天主教徒，因而感到放心的缘故。不过，跟日本人杂居在一起，就有可能进行私人之间的秘密交易。再加上清国的康熙皇帝任命耶稣会的传教士为钦天监（天文台）的官员，准许被驱逐到澳门的传教士返回清国——这一类的消息也传到了幕府，因而使它提高了警惕，认为对于中国人同天主教的关系也不能疏忽大意。

唐人坊建立于元禄二年（一六八九）。

地点是在长崎十善寺的御药园地（幕府的药草园），面积为

① 当时日本严禁天主教，强使人们踩圣母像或耶稣像，以检验该人是否是天主教徒。

② 江户时代东山天皇的年号，1688—1704年。

九千三百七十三坪^①。荷兰人居住的出岛还不到四千坪。唐人坊比出岛要宽敞得多。

荷兰人一步也不准离开出岛，他们把那里称作“远东的监狱”。不过，中国人要参拜寺院等时，在官吏的陪同下，还是可以走出唐人坊外的。

这些外国人虽然被圈在一个地方，但允许他们把妓女叫进去，以解除在异国的寂寞。长崎丸山的妓女中去出岛的和去唐人坊的，都有分工，人们称她们为“挣荷兰钱的”或“挣唐人钱的”。

在历经劳苦的海上航行之后，要说有什么愉快的事，那就是玩玩妓女了。“踩圣像”一完毕，商人和水手们都露出喜悦的神情。在这条航线上经常来往的人当然都有相好的女人，在船主之类的人当中，有人甚至有了所谓的“长崎老婆”。

连理文也兴冲冲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来长崎，当然不会有相好的女人。使他心情激动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他早一步住进这唐人坊里。比他大两岁的哲文，不知不觉地已经脱离了家业，专心从事绘画了。

连哲文是半年前从宁波乘船来到长崎的。这只船以郑朗伯的名义领取信牌，它是这一年的第一号唐船。

有的中国人是以长崎地方长官非正式邀请的形式来到日本的。商人、船主和水手原则上必须乘原船回去，只能在长崎居留几个月。但是，被邀请的客人可以不必搭原船回去，获准长期居住。在医生、画家、文人和僧侣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据说连哲文是由于同行画家的介绍而产生了想去日本的念

① 坪为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为3.3平方米。

头。哲文毕竟是艺术家，他喜欢四处游荡。他一度曾经决定待在苏州，可是就连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难掌握住他这位紧上面的哥哥的行踪。

“已经三年没有见面啦！……”

在去长崎的船中，理文扳着指头一算，再一次感叹阔别的岁月之长。哥哥哲文该是三十一岁了。

“明年我也三十啦！”

一想到年龄，理文的脑子里就浮现出亡妻的面影。妻子的面孔修长，身材苗条，到死都没有失掉孩子气。

“对！……妻子的脸形很象正助！……”

在去唐人坊的途中，理文意识到对大久保正助怀有好感的一条原因。在鹿儿岛，他同正助的朋友也有交往。那些青年类型各不同，比如一个叫作西乡吉之助^①的青年，身材魁梧，态度稳重。理文虽觉得他是个有为的青年，但总不感到象正助那样亲切。

跟正助分别的时候，理文曾把魏源著的一本名叫《海国图志》的书送给了正助。正助翻看了几页，低声地说道：

“我想让吉之助也看看这本书。”

《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之后不久，魏源根据林则徐提供的资料所写的一本书。书中叙述了世界的形势，主张必须推进近代化。

这本书确实要让西乡吉之助这样的青年读一读。不过，从理文来说，他想赠送的对象必然是大久保，而不是西乡。

唐人坊亦称唐人馆，中国人自己也称它为华馆。它的境内称为馆内，所以现在还留存下馆内街的地名。

① 即西乡隆盛(1827~1877)，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

它的四周围绕着七尺多高的砖墙，墙外掘出六尺深、六尺宽的壕沟。走进称作“一门”的大门，那里有官吏的值班室和交易所等建筑物。跨进“二门”，才进入称作“唐人本部屋”的居住区。

“喂！在这儿！在这儿……理文，你发什么傻呀！”

理文听到有人叫他，再一次朝二门的旁边看去。

已经有三只唐船进入长崎，馆内现在居住着四、五百中国人。二门的旁边站着二十来名同胞，大概是来迎接熟人的。理文以为哥哥也许会在那些人里面，朝那里看了一眼，可是好象没有，他正准备再往前走。

“啊，三哥！……”

理文惊诧地睁大着眼睛。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正是他的三哥哲文。不过，理文刚才之所以没有认出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哲文的脑袋变了样子。

清代的中国人都是剃去前半脑袋上的头发，后脑袋上的头发梳成辮子，垂在背后，象理文这样在日本待了将近一年的人，大多用头巾遮住脑袋，但样子并没有变。而哥哥哲文的脑袋上却蓄起了黑森森的头发。理文不觉从侧面瞅了瞅，哥哥的脑后已经没有辮子了。

“你的脑袋怎么啦？”理文问道。

梳辮子是满族的风俗习惯。满族政权在统治中国、建立清王朝后，把自己的风俗习惯强加给汉族，这种强制是非常彻底的，凡是不留辮子的人，都被看作是不服从的人，立即砍去脑袋。理文看到哥哥没有了辮子而瞠目结舌，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和尚不就不要紧嘛！”哲文笑着说。

满族也信仰佛教，尊敬僧侣，所以准许和尚剃发。清初有

不少汉族的民族主义者，只因为抵抗留辫子这种奇风异俗就出家当了和尚。

不过，哲文是剪掉辫子、剃成和尚头之后又开始蓄起了头发的。如果是光和尚头，从正面看，和留辫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哲文是带发的和尚头，满头长着三厘米长的头发。

哲文好象还是有点担心似的，他一边走路，一边还不时地摸一摸自己的脑袋。

“你是真的出家了吗？”理文叮问说。

“当然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和尚头的声音吗！”哲文用拳头敲了敲自己的脑袋。他在笑着，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那么，找人起了法名吗？”

“法名？嗯，有。……我的法名叫九曲。”

“哈哈！……”理文笑了起来。

不可能有九曲这样奇怪的法名。而且理文知道哥哥使用的雅号是九曲山人。福建武夷山中有一处名胜叫九曲，大儒朱熹也作过《九曲歌》。连家兄弟小时候经常被父亲带往武夷山的临溪寺，父亲曾让他们背诵过《九曲歌》。

“这种事不必说了。”哲文把手放在弟弟的肩头上说，“咱们走吧。你大概也累了，我的屋子里已经准备了饭。”

理文的肩头上感到了哥哥手心里的温暖。

三

哲文住房的一间屋子里，放着一张红漆圆桌，摆着三把椅子。兄弟俩相对坐下。哲文的背后有一张大屏风，屏风上画着山水。